

晉 經 日 錄

# 晉綏日報

影印本

一九四三年八月——一九四四年二月

晋报

影印本

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影印

太原市双塔东街二十四号

印刷：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

装订：山西美术印刷厂

一九八六年七月印刷







豐衣足食的生活

永遠記着共產黨

老池回民打鐵合作社毛澤東同志的信...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三邊訊，老池回民打鐵合作社...

大後方輿論一窺

小人當道君子退

「社會上造成一種風潮，在官的對上... 小人當道君子退... 社會上造成一種風潮，在官的對上...

「一般深覺後方社會太缺少戰時精神... 我們以為老百姓對戰事可知的太少，可說的更少...

（上接第八版）無怪自一九四三年三月間... 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後，幾個月來，人們紛紛傳說...

堅持團結抗戰的呼聲，恰是密切相關的。... 「中國之命運」在政治上是以舊專制主義為其基礎的...

我們之所以衰弱，所以被外國人欺侮，是由於民族被專制政治所壓迫... 我們民族力量因此可以被絞殺...

# 評「中國之命運」

陳伯達

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在出版的時候，真像官方刊物傳出一個消息：該書是由陶希聖擔任校對的。許多人覺得奇怪：蔣先生既是國民黨的總裁，為什麼要讓自己的作品，交給一個曾經參加過南京漢奸政府、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對同盟國、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衛子孫萬里地糾合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陶希聖去校對呢？難道國民黨中真的無人嗎？「中國之命運」出版後，陶希聖又寫了一篇歌頌此書的文章，中央週刊把它登在第一篇，這又使得許多人奇怪：為什麼中央週刊這樣器重陶希聖的文章？難道蔣先生的作品非借重陶希聖的文章去傳播不成？總之，所有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們的驚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中國之命運」一書，是以蔣介石先生的名義出版的，就因蔣先生的關係，引起了人們的注意。當此抗戰在重要關頭的時候，大家想蔣先生在這個時候出版這本東西，應該是對於如何準備對敵反攻、配合盟國作戰、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大問題，有所指陳。因為盡人皆知：今日決定中國之命運的，是抗戰而不是其他。但大家讀到「中國之命運」後，卻不免大失所望，原因是那書中所提出的問題，和人們所期望的都相反，而且關於抗戰問題，在全書二一三頁當中，只佔了十二頁半。全書的中心是談內政問題。一言蔽之，反對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實際上主張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或新專制主義（雖然形式上仍戴着「三民主義的帽子」），因此使人們大失所望。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素來鄙視那種掩蓋自己政見的人，蔣先生並不掩蓋自己的政見，在這一點上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共產黨人對於蔣先生此書是不同意的，我們既有不同意見，我們就有責任把自己的意見公開出來，以求國人之一察。蔣先生也說過：如有人對國民黨的「行動或態度有什麼錯誤，那你就應該糾正他，來補救他」，那末好罷，我們就提出意見來，和作者及讀者商榷，這應該是完全必要的事。因蔣先生此書所討論的是關於中國之命運，關係於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故不但每個共產黨員應該十分注意，絕對不能忽視，而且每個中國愛國人民都應該十分注意，絕對不能忽視。近日國民黨方面竟在圖謀「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中國國民黨指導的中央通訊社業已公開發出了這個消息，可謂到了極論百出的時期，我們共產黨人自然不能默而息。但這種種言論是有根據的，只要讀一讀「中國之命運」，就可找到種種根據，因此我們更加不能默而息。本文所批評的，限於書中的幾個根本觀點，至於書中的其他觀點以及對於許多觀點的詳盡批評，只好俟諸另文及別的同志的著作。作者及讀者若對任何愛國人民如果對本文有不同意見，我們希望提出辯論，真理是不怕辯論的，怕辯論的就不是真理。無數的愛國黨刊物對於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批評得一塌糊塗，我們至今還沒有回答，現在就以蔣先生此書為契機，發表我們共產黨人的意見罷。

## (一) 關於中華民族

蔣先生此書對於中華民族的了解，和本來的歷史事實情況完全不相符合。此書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是一同「血統的大小宗支」。民族血統論本來是德、意、日法西斯主義的糟粕，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就是這這類理論去作為進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不料蔣先生也以血統論，實屬怪事。這種理論，決不能解釋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平日我們習用的所謂「中華民族」，事實上是指中華諸民族（或各民族）。我們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這本來是不用多辯的。清朝末年，孫中山先生和同盟會革命黨人的反滿運動，就是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舉行的，而且孫中山先生手訂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就明白寫道：「中國境內各民族」。否認這種見解，等於否認孫中山先生及其主義。作者以中山先生信從自命，但却別開生面，承認中國只有一個民族，這是很可駭怪的意思。按照作者的見解，則孫中山先生稱辛亥革命為民族革命，這不是無的放矢嗎？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要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這又不是無的放矢嗎？蔣先生的意見不明是孫中山先生的意見相違背嗎？

我們請研究一下：漢族和藏族本來是一同「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回族的回教本來是一同「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苗族苗族本來是一同「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畬族畬族本來是一同「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苗人又都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出自何種？據於何處？這是從那裏考證出來的？作者引了詩經「文王孫子，本支百世」的句子，難道現在中國諸民族都是文王的孫子嗎？凡此都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常識，並不需要什麼高深學問才能理解的問題，作者硬要弄出「一婚媾的繫屬」，但是我們也請研究一下，難道漢朝下昭君出塞（不要忘記呀！這段歷史曾經是漢民族統治者向匈奴民族統治者送美女去委曲求全的一段悲劇），就使得匈奴變成了漢民族的「宗支」嗎？難道唐朝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即今之西藏）就使得藏族變成了漢民族的「宗支」嗎？若然，則近代許多中國人（其中包括現在國民黨的某些要人）娶了日本女人做妻子，中華民族也可以算成日本民族的「宗支」嗎？

把中國國內各民族做那種解釋，則全部中國歷史都變成一堆不可了解的糊塗帳。如果照那種解釋，則漢時代漢民族和匈奴的戰爭，就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或者說是大小姓的衝突吧）。五胡亂華、南北朝時代漢民族與各民族的戰爭，也就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唐時代漢民族和回紇、吐蕃、沙陀的戰爭，也就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五代時漢民族和契丹的戰爭，宋時代漢民族和契丹、西夏、女真、蒙古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明時代和蒙古、滿洲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太平天國和同盟會反滿的戰爭，也就都不是民族的戰爭，而只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若然，則岳飛、文天祥、陸秀夫、朱元璋、徐達、袁崇煥、史可法、孫成功、李定國、洪秀全、李秀成、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以及孫中山先生這一切在漢民族史上可歌可泣、而為漢民族和中國河山生色的歷史人物，不都都成爲一批毫無意義而死去愚夫愚婦嗎？而石敬瑭、郭威、柴榮、宋徽宗、洪承疇、會國藩、張勳……這一切萬惡不赦的漢奸，不又可以一登廟堂之上，而一受俎豆於千秋了嗎？按照作者關於民族的解釋和歷史的遺棄，則全部中國歷史必須完全推翻，而我們民族也寄於烏有。

蔣先生說：「至於各宗族歷史上共同的命運之造成，則由於我們固有的德性，足以維繫各宗族內向的感情，足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德性」。我們也請研究一下：根據前面所列舉的史實，我們歷史上的民族鬥爭曾經那樣殘酷，那末無情，如果現在按照作者所說，那又將作何解釋呢？是的，歷史上漢民族在反對各民族侵入的時候，是有兩種人的根本分別的：一種是廣大民眾，他們流血犧牲，抗拒外侮，是保衛祖國與光復舊物的基本動力；另一種人則是一些腐敗的統治者，他們在異民族侵入面前，向異民族的侵略者稱臣、稱子、稱婿、稱孫，而每年貢納很多銀帛、珍饈抗戰的大將，以求得他們的偏袒（最好請看五代和宋朝的歷史吧）。這些皇帝和皇帝們，時常拿出什麼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和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這些法寶來駕馭人民，大概他們對於異民族侵略者的這種行徑，也就算是實行了他們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的德性吧。但是，這些行徑，對於我們民族又有什麼值得誇耀呢？

照科學的了解，民族的特徵是：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心理結構、民族的鬥爭是社會分化為階級後的歷史結果，民族的鬥爭不是自有人類以來就存在，也不是永遠要存在。我們現在所進行的戰爭，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是「為人類的水久和平而戰」。不僅如此，在人類大同還沒有實現以前，某些本來曾經是互相鬥爭的民族，但由於具體的歷史條件，也竟可能同化起來，變成一個民族，比如：中國以前入居中原的許多民族，都在中原和漢民族同化了。今天，漢民族在事實上也已同化於漢民族了。但這決不是由於什麼「漢民族在經濟上、在文化上、後來並且在政治上，都比較他們先進，比較他們優越，而在人口數量上也較優越」，這就在長期的接觸鬥爭中，逐漸同化起來了。

現在是科學昌明的世界。民族歷史必須按照科學去解釋。法西斯主義曲解民族歷史、削改民族歷史、捏造民族歷史的伎倆，決不是愚訓，如果拿這種東西作為國民的教本，就會愚弄國民。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之所以要捏造這種單一民族論，其目的就在於提倡大漢族主義，欺騙國內弱小民族。我們漢民族本來是一個很弱的民族，正應和國內一切弱小民族進行平等的民主的聯合，才能共同抵抗侵略者。如果我們一方面抵抗侵略者，另一方面又要拿大漢族主義去欺騙國內其他弱小民族，那就會給敵人利用的空隙，而不利于我們民族解放的事業。這是每個頭腦清醒的中國人所應該注意的。中國和外國的一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總是盜竊「民族」為私有，好像「民族即朕，朕即民族」的。請研究一下：民族是由什麼人組成的呢？我們這民族的絕大多數數不是農工羣衆嗎？如果沒有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勞動羣衆，我們民族從何處得到衣食住，從何處組成抗戰的軍隊，又從何處有文化？工人農民不正是民族的主體嗎？不正是他們的利益才和民族的利益完全一致嗎？不正是他們才真正配得代表民族的民衆者，不就是一种「竊竊」嗎？既然勞苦大眾是民族的主體，那末，只有勞動人民至上才是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不是很明顯的道理嗎？把勞動人民看成至下，這不就是把民族看成至下，把國家看成至下嗎？

誰是民族的主體？答覆這個問題，才解釋得了民族這個問題，才解釋得了民族的力量問題，才解釋得了我們民族的組成以及過去所以衰而復興、亡而復存的問題，才解釋得了如何準備反攻、爭取抗戰最後勝利問題（即要不要動員民衆、實行民主的問題），才解釋得了抗戰後中國誰才應當爲主人翁的問題。在幾年前，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共中央許多文獻，曾給我們回答了這個問題。但是「中國之命運」的作者，却把少數人「和德性」當成民族的決定者。這就是我們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關於中國之命運問題上的根本分歧點。

我們繼續談中國歷史，特別說一說近代中國的歷史吧。中國歷史應該是民衆的歷史，因為沒有中國民衆，就沒有中華民族。中國歷來和自然界戰鬥，和黑暗制度戰鬥，和侵略者戰鬥的主要力量，是中國勞苦民衆。民衆是中國歷史和主要動力。中國勞苦民衆創造一切幸福，但是他們自己却沒有了一切幸福。中國勞苦人民和民族的苦難戰鬥，但是在過去，一切幸福却被少數統治者竊取而去，而自己則仍落到最受苦難的結果。每當中國民衆被統治者剝削壓迫得最痛苦、最喘不過氣來的時候，外患也就隨之而來，但民衆又成爲「我必復之」的力量。蔣先生說：「自滿族入關以後，中國的民族思想便漸漸消滅了。」這話是完全不對的。事實上，滿族入關以後，失掉了民族思想的，只是那些統治者和高等士大夫，而廣大人民羣衆，仍然是最富於民族思想的，並且不斷地進行了民族的鬥爭。歷史越趨向近代方面轉移，則民衆的自覺力量也越大。在滿清入關以後，中國人民的民族思想，還比過去任何民族統治中原時代要廣大、要深入、要長遠。三合會組織的蔓延及其長期不被消滅，就是最好的說明。孫中山先生也說：「……士大夫階級功名利祿，惟所稱下流社會，有三合會之組織，寓以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這是公道話。民衆的民族思想發展，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和此相伴隨的，就是腐敗人奴才思想的發展，而其登峯造極的代表人，就是作者書中不斷稱讚的「會黨生」即「會文正」（不要忘記呀！這是滿清朝廷因爲他剿滅有功而給他死後的溢號）。

（本段未完下接第六版）





(上接第七版)

蔣介石先生說：「當時汪共同謀的內幕，我到了今天，還是不明不白。究竟是汪兆銘利用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利用汪兆銘呢？還是汪共互相利用呢？」——蔣先生發出的問題是可笑的，然而含有重大陰謀在內的；這就是說共產黨是和汪兆銘互相利用的。好吧，我們來說說歷史！大家知道：在大革命過程中，不但汪兆銘帶着革命的時候，有過「汪共共同謀」，同時汪兆銘帶着革命的時候，也有過「蔣共共同謀」。當汪兆銘帶着革命的時候，為什麼不可以和他共同謀呢？至於你蔣先生帶着革命的時候，為什麼不可以和你共同謀呢？至於說到「利用」，那末歷史的事實既然那樣清楚，誰存心利用誰，誰不明不白嗎？共產黨人無一不利用「什麼人」之必要，而只是利用在對革命有利的條件下，有和一定的人們合作之必要；而另有一種人則確是存心利用共產黨的，對他有利時，就利用，一等到他得了地位的時候，就拿了朋友去屠殺，這裏包括汪兆銘，也包括蔣介石。

這裏要問問蔣先生：九一八以後，汪兆銘是和蔣先生共同謀很久的。汪兆銘在「汪共共同謀」的時期，並沒有簽訂賣國協定，也沒有跑去當漢奸。但在汪兆銘共同謀時就完全不同了，汪兆銘當了行政院長和外交部長，提出了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賣國政策，簽訂了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又發表了「陸軍宣言」，因此汪兆銘和日本交換了大使。抗戰後，蔣先生當了國民黨總裁，汪兆銘當了國民黨副總裁，並被國民黨中央委任為參政會議議長。這一切同謀的內幕，我們到了今天還是不明不白：究竟是蔣介石利用汪兆銘呢？還是汪兆銘利用蔣介石呢？還是汪共互相利用呢？

關於國民革命軍內部的分裂，後來縮短十年的內戰，蔣先生認為「追原溯始，仍不外乎是由於汪兆銘一手造成的所謂『寧漢分裂』的一幕慘劇而來」。這實在未免太看輕作者自己，而太看重了汪兆銘了。請研究一下：寧漢是怎樣分裂的？豈不是因為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開始的「清黨」嗎？「清黨」的「一手造成者」是誰？豈不是你蔣介石先生嗎？當時汪兆銘到武漢投革命之機，是在寧漢分裂的局面既成之後，而不是在寧漢分裂的局面既成之前，帝國主義與南京政府共同威脅武漢，汪兆銘就山動搖而動搖起來，到了那時，汪兆銘才不就不就馬上趕上了你蔣介石先生的清共了嗎？

總觀作者這一段的深意，似乎以為假如沒有武漢政府，則共產黨早已一網打盡，早就沒有什麼「共產黨問題」了，因此，作者感到憤恨。可是：作者錯了，無論在任何場合，共產黨是殺不盡的，死不完的，中國共產黨總是一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歷史早已證明過了。

蔣先生帶着這一大片關於共產黨的所謂「罪狀」，但那些所謂「罪狀」，決不能任憑蔣先生想怎樣說就怎樣說去。多年來明槍暗箭的數十萬民族精華的生命，東征北伐的大動員，蔣介石先生尚且不惜加以殺戮，要編造「罪狀」，有什麼難事？還談什麼「良心」？中國共產黨人知道：要殺戮必須把被殺戮的人的功績完全改成罪狀，這當然也是一種陰險的「中傷」，中國共產黨人經歷了無數的革命變遷，早已看穿了這批自稱代表「仁義道德」的「固有德性」的人們是怎樣一種劍子手太子，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仁義道德」呢？男盜女娼呢？如見其肝肺矣！

這是不錯的：「這一段革命的教訓太痛苦了，國家的損失太大了，人民的犧牲太慘重了」。但劍子手們的悔禍之心何在呢？

十年內戰，始禍者是誰呢？共產黨人和革命工農被迫得去自衛而戰，這是不行嗎？難道真的「只許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難道一切共產黨人和革命者都要像羔羊一樣，不能奮起武裝保衛自己，反而甘心去受辱、受捕、受刑並受殺嗎？讓農民得到土地，使得他們可以很好發展自己的生產，這是我們共產黨人在土地革命中所做的工作，同時也就是我們「大逆不道」的罪名，但結果是「罪」嗎？為全民族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謀福利，我們是有罪嗎？「軍行所至，赤地千里，破壞我國和平農村」者誰呢？請查閱你們官方自己在十年中所發表的數目字吧，你們每天總發表昨天在那裏那裏「殺匪」幾百幾千幾萬，今天在那裏那裏「殺匪」幾百幾千幾萬，這所謂「匪」者，這裏總一城，那裏總一城，大砲也是，飛機也是，機關槍也是，這些外國所供給的東西，都集中起來轟炸我國「和平農村」，甚至連「我國和平農村」在田裏的糧穀，都要加以燒燬而後快。這就是「公」——這就是「誠」——這就是「仁義道德」！

中國共產黨人和民眾在一起，咬緊牙關，領導紅軍突破一圍剿，終於保存了「中國最優秀的民族精華，鍛鍊了一支身經百戰的民族大軍，能夠在偉大抗戰中抵抗華敵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兵力，支持了中國半壁河山。向使只有國民黨的軍隊，沒有共產黨所鍛鍊出的這支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抵住那樣大數目的敵人，能夠獨立擔住敵人的進攻嗎？如果國民黨軍隊不能獨立擔住，則敵人不就早已長驅直入重慶、昆明、西安、蘭州，中國安得有今天？中國安得有被列為四強之一？而國民黨當局諸公亦安得安然安穩地坐在重慶？

蔣先生說：「沒有三民主義，就沒有抗戰。沒有中國國民黨，就沒有革命」。但是事實又是如此：沒有中國共產黨，則三民主義就沒有新的內容（首先是民族主義中的反帝廢約的內容），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大革命以來直至今天的中國國民黨，沒有中國共產黨，則不但大革命的局面不可設想，即六年來大抗戰的局面亦不可設想。中國共產黨生來就是為民族和人民謀利益的，而它幫助別人做好事，本來也沒有自誇的必要，但是許多狠心的國民黨人對於中國共產黨不但採取「過河拆橋」的手段，而且還極盡挑撥離間之能事，共產黨人還有一張嘴，說這些反革命的謬論是完全必要的。

中國共產黨人的忠誠，是天下共見的。在西安事變前，中國共產黨人屢次向國民黨呼籲停止內戰，團結抗戰。但有的國民黨人以自己的自私度人，却以為這是共產黨「走狗無路，迫而出此」的結果，可是西安事變爆發了，中國共產黨不但沒有「趁火打劫」，而且且痛恨民族團結，不記清黨之役和十年內戰的血海深仇，毅然決然主張釋放蔣先生。但蔣先生雖被釋放了，却總是要設法消滅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以「懲德」——總是資產階級的哲學。濫捕濫殺，深入敵後，戰功卓著，名滿全球。但國民黨人對之採取了如何的態度呢？不但封鎖了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消息，而且仍然在那裏大批的捕共產黨，殺共產黨，罵共產黨，打共產黨，派這大批特務鑽進共產黨中來，企圖這樣內外夾攻，使得共產黨

完全「消滅」。甚至在敵後，國民黨人領導的軍隊不日打退，而去打那打日寇的八路軍新四軍，形成與日寇共同夾擊八路軍新四軍的局面。然而這些都不叫「機巧權術」，都不叫「一發陰謀」，都不叫「利害自私」，而却是叫「至公」，叫做「至誠」，叫做「不自私」呢！

對於上述這一切，我們也是因為「相忍為國」，許久都不願見之口舌和筆墨。但蔣先生在其所謂「中國之命運」中既然如此集矢於中國共產黨，近日國民黨又經過中央發表要求「解散共產黨」一取消邊區一切消息，同時準備武力進攻邊區，我們對於是非真相，如果非要臆斷，則不但對不起無數流血犧牲的共產黨員，而且對不起全體國民，對不起中華民族，對不起二十二年來的歷史。

「中國之命運」的第七章，「中國革命建國的動脈及其命運」，這是全書的核心，其中心思想，在實質上說來，即：「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其中心思想就是國民黨即中國，中國即國民黨。法國專制暴君路易十四「朕即國家」的思想，是完全復活了。此章對於全國國民和青年，字裏行間，充滿了威脅和利誘，要他們都一致加入國民黨和青團。對於共產黨則充滿了殺戮。特別其中所說的「新式封建與變相軍閥」，顯然是對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而說的。作者說：「大家如果不肯徹底改變對共產黨和變相軍閥的方針，而沒有根本放棄武力剿滅的決心，那末就是無論怎樣寬大，決不會發生什麼效果，亦找不出有什麼合理的方針了」。首先請研究一下蔣先生及國民黨當局諸公的「寬大」。我們很了解，一直到現在，還在捕共產黨，殺共產黨，罵共產黨，打共產黨，派這大批特務鑽進共產黨，這些是否就叫做「寬大」了好吧，這就是共產黨一萬個該殺，但是共產黨以外的許多黨派，許多社會集團，許多文化組織與經濟組織，一切無黨無派的人士，一切純正的青年甚至一切真正愛國不願反共的國民黨員，他們總算沒有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糾葛了，他們得到什麼「寬大」了？他們有發表自己思想的自由沒有？他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沒有？他們有讀書的自由沒有？他們有要求民主的自由沒有？他們有要求不當特務的自由沒有？那些國民黨人如孫夫人宋慶齡女士、何香凝等等，幾千幾萬的國民，有說話和行動的自由沒有？不講政治，求經濟吧，在大後方農民沒有要求減租減息和自由不租地，最近連工人都沒有獲得工資的自由和自由不租地，但是中小工業家本家不沒有發展自己經濟的自由？各種小生產者有沒有發展自己生產的自由？不是一切都斷斷乾淨了嗎？斷斷使他們得不到血本，因而使生產逐漸衰落了嗎？難道這一切也都叫做「寬大」了嗎？

但是蔣先生及國民黨當局諸公的「寬大」，這就是對於士農工商的寬大，對於貧官污吏的寬大，對於幾百個反革命第五縱隊的寬大，對於在國內橫行霸道無法無天的寬大，對於日本細陶希聖、吳開先的寬大，對於二十三個投敵將領的寬大，對於洋狗走狗飛機的寬大，對於孔令儀小姐帶帶大批裝坐飛機到美國去結婚的寬大。……好了，蔣先生及國民黨當局諸公確實有了無數的寬大。但是試問這些寬大，對於國家民族有什麼利益呢？除了盡情毒害的破壞一切抗日人民的積極性、自信心、自尊與創造力，除了把國家民族引入絕路，還有什麼別的結果沒有呢？

其次，請研究一下「變相軍閥」。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抗

拒敵人在華半數以上的兵力，國民政府不發薪，不發彈，不發餉，而他們竟能如此作戰，這是史無前例的最勇敢的民族先鋒隊，這就是「變相軍閥」嗎？八路軍新四軍出自民間，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擁護愛民，自力生產，而又為民間家所愛戴，這就是「變相軍閥」嗎？如果有人硬要加以「變相軍閥」之名，則試問，這種「變相軍閥」對於國家民族何嘗有利於人民何損於人民，不是越多越好嗎？不是越多越好嗎？對於人民何損於人民，不是越多越好嗎？我們倒要查查中國境內的真正軍閥了。一切反共反人民的東西不都是真正的軍閥嗎？真正的軍閥在中國境內橫行無忌，跋扈已極，却敢於罵共產黨人為「變相軍閥」，真不知人間有恥事。

再其次，研究一下「新式封建」。比如陝甘寧邊區吧：這裏有民主政治，這裏有人民的安居樂業，這裏有軍民的一致熱烈發展生產，不斷出現勞動英雄，這裏的人民與人民，政府與民眾，軍隊與人民，大家都相親相愛如一家人，這裏在短短幾年之間，便一掃過去在軍閥官僚地主的統治下的荒涼與貧困，大家逐步走上了豐衣足食的生活，這就是「新式封建」嗎？如果有人硬要加以「新式封建」之名，則試問：這種「新式封建」對於國家民族何損於人民何損於人民，不是越多越好嗎？不是越多越好嗎？對於人民何損於人民，不是越多越好嗎？不是越多越好嗎？

我們不知道蔣先生所說的「找不出有什麼合理的方法」，是否即是指非內戰不能解決。若然，我們敢為民族請命！為人民請命！難道十年內戰的經驗教訓不夠慘痛嗎？

蔣先生說：「中國從前的命運在外交，……；今後的命運則全在內政」。蔣先生全書的精神，可以「對內」二字概括之。但是我們知道：今日大好江山淪陷階級，即使英美已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但那些東西都在淪陷階級，不戰勝日寇，一切就都是空話。抗戰前途還極多艱難，今日基本問題顯然是對外——即共同對日，而不是對內——即準備內戰。蔣先生提出或者是一種「精誠團結，奉公守法」八字，或者是一「詐欺虛偽，毀法亂行」八字，而且認為：「這是一我們中國命運的分水嶺，其決定即在此抗戰時期，而不出於這二年之中」。但是有問題還是要請問的：製造磨擦發動內戰，「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是否即「精誠團結」？「你的就是我的」，抗戰有功者不加獎賞，貪污橫行，豺狼當道，封建地地，專制自私，是否即「奉公守法」？威脅利誘青年去做特務，要他們鑽進共產黨，鑽進國民黨以外的一切所謂「異己」黨派，「異己」集團，鑽進一切民眾團體，鑽進文化界教育界，經濟界，要他們不做正派人而做兩面派，是否即「詐欺虛偽」？「拒絕實行三民主義，拒絕實行抗戰建國綱領，而且所做的三民主義及抗戰建國綱領相反，是否即「毀法亂行」？在此抗戰時期，不抗於這二年之中，要在國內「決定命運」，是否意味著要在明年兩年之內組織國內戰呢？消滅一切「異己」？我們是不希望蔣先生給我們解釋這些問題的，因為我們聽得：自從有了法西斯主義或公開地或掩蔽地在中國出現以來，字典上就有許多不同的解釋了。如果「中國之命運」竟成爲內戰的工具，則蔣先生將何以自解於國人？

（下接第四版）

（下接第四版）









# 誰革命？革命的命？

范文瀾

蔣介石先生作了一本「中國之命運」，開已通令全國各黨各派軍隊，務請速讀，並提出批評意見，我對蔣先生此書頗有研究，特將我對其書的意見，略述如後：

## (一) 關於革命與建國的基本知識

「革命」與「建國」，是兩個最危險不過的動詞。革命，是「推翻舊的，建立新的」；建國，是「建設新的，推翻舊的」。革命與建國，是兩個相反的過程。革命是建國的先導，建國是革命的歸宿。革命與建國，是兩個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過程。革命與建國，是兩個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過程。革命與建國，是兩個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過程。

## (二) 國民革命的命

中國廣大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與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基本動力，而工人農民又是基本動力的骨幹，沒有他們，就沒有國民革命的命。國民革命的命，在於工人農民。國民革命的命，在於工人農民。國民革命的命，在於工人農民。

## (三) 誰是真正革命建國者

中國革命建國的基本動力也就是決定中國命運的基本動力。中國革命建國的基本動力也就是決定中國命運的基本動力。中國革命建國的基本動力也就是決定中國命運的基本動力。

## (四) 請出究竟誰的命

抗戰已進入了第七年，竟還有人不認識革命的對象，竟還有人不認識革命的對象，竟還有人不認識革命的對象。

## (五) 國民革命的命

國民革命的命，在於工人農民。國民革命的命，在於工人農民。國民革命的命，在於工人農民。

只有不致正視客觀實在的人，才敢閉門自修兩套歪立的計劃。只有不致正視客觀實在的人，才敢閉門自修兩套歪立的計劃。只有不致正視客觀實在的人，才敢閉門自修兩套歪立的計劃。

抗戰已進入了第七年，竟還有人不認識革命的對象，竟還有人不認識革命的對象，竟還有人不認識革命的對象。

國民革命的命，在於工人農民。國民革命的命，在於工人農民。國民革命的命，在於工人農民。

國民革命的命，在於工人農民。國民革命的命，在於工人農民。國民革命的命，在於工人農民。

國民革命的命，在於工人農民。國民革命的命，在於工人農民。國民革命的命，在於工人農民。

國民革命的命，在於工人農民。國民革命的命，在於工人農民。國民革命的命，在於工人農民。

國民黨內的反動派

破壞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罪行一斑

(上接第一版)

一、以上不倫不類之現象，絕對是日寇之破壞，致腹背受敵，有時反可以最機智之手段，利用日寇之注意。

一、在中共黨部較久之地，應先在其武力最弱之地方，及容易被日寇攻擊之地方，逐漸向外擴大。

一、利用迷信方法，誘導匪徒或天主命令，以收買殺戮手段，先將所謂匪徒無產階級之活動。

一、利用民衆家長傳統心理，再假借迷信方法，轉動學識幼稚思想動搖之青年，使走入正規，或公開送進都市教育學校讀書，或秘密送入後方訓練機關受訓，以減少中共之黨羽。

一、由山東省政府以宣傳專員名義，選派幹練人員深入社會，以放散匪徒，在未經整頓以前，以絕對秘密，切實負責，與匪徒深入民衆，負責之職，俟全省民衆團體完全爲我日寇所佔，即日寇亦非中共所願，即日寇亦必衰也。

一、過去山東地方團體(黨)然在反共團體(黨)中不能存在，完全由於不能與中央直接取得聯繫，得不到中央之真正指示與相當名義，此有最大成績，不能直接報告中央，取到獎勵，是以前，無人負責過問，致形成忽視民衆團體之重大錯誤。今後，派選之負責機關，必須有獨立經費及電台爲主要原則，將來每個民衆團體中之黨，應由中央直接負責，以加強其事業前途之希望與鼓勵。

一、除經濟協助外，在必要及緊要時，必須準備武裝與半武裝之協助，選擇相當地帶，造成密網或抵禦及內線外線形式。

一、應籌備情形，以加強其力量。

一、城市及鎮集，可盡量進

(上接第一版)

一、應籌備情形，以加強其力量。

一、城市及鎮集，可盡量進

一、應籌備情形，以加強其力量。

(上接第一版)

一、應籌備情形，以加強其力量。

一、城市及鎮集，可盡量進

一、應籌備情形，以加強其力量。

(上接第一版)

一、應籌備情形，以加強其力量。

一、城市及鎮集，可盡量進

一、應籌備情形，以加強其力量。